

學人小傳 記鍾榮光先生

鍾榮光先生離開我們了，我們是非常感傷。當醫務轉來的時候，在悲痛之餘，我的哀思彷彿越發濃烈的；從二十五年前在嶺南學校一次聚會之後，我首次請飲鍾先生始，回憶到去年十一月十日在香港最後一次和他見面。當這最後一次別離的時候，他還囑託我向該會同人及重慶朋友問候，等他病好了，再來參加會議。我留意他說話的時候，流露出誠懇而焦急的心情。那時黃昏消逝了，天神的夜幕，孤島籠罩着，只剩下灤山綠色，羅帆布於空間，我陪鍾先生和氣師母晚餐，然而他飽食的祇是一些湯和兩塊麵包。我和他握別，感覺他的手凍而且沒有力氣。他的病太長久了，我很擔心會轉變嚴重。由灤塘道下山的路上我心裏很難過，總是有着因的方面哀思。

我的愛慮不幸竟成事實了，我離開香港不到三個月，家裏來信說：鍾先生病重了。有一個晚上，他並口提道病了，師母和友谷人很悲傷，可是鍾先生則態度從容，泰然自若，以為今世任務完畢，此行乃回歸天父的懷抱。這個宗教信仰，信守彌堅。雖然後事準備平素，他的精力還能夠維持一個多月。迨法九戰事爆發，他飽嘗砲火的威脅，親眼看見敵太登陸，闖入府邸。使他不只聽到傷呻吟於敵軍的鎗聲之下，還要他承受了身受敵人的壓逼。鍾先生是一個理想神聖的人，就不死於敵人的魔掌，也被這殘酷的劍變氣煞了！

過去二十五年，我由嶺南而至美國，乃至上海、南京、漢口、重慶、香港等地方，斷斷續續的，和鍾先生離散。要想以一種篇文字，紀述這期間我所知道鍾先生的事跡，是不可能的。我只能簡單的提幾點關於他的行蹤，重在紀念的意思。

鍾先生是篤信耶穌的。他每天早晨必定祈禱，讀聖經，無論如何繁忙，總先祈禱然後開始工作。他認為精神食糧重要過物質的生活。作事先求為了神，也是為了國，同時地自然為守戒。每逢星期日，不論在嶺或在多旅，他開

必到禮拜堂安息，風雨無阻，十年如一日。他的真正不特的人格，和寬仁博愛的德性，都是高於宗教修養的表現。他的奉慕基督，不單是實踐的遵行，正是基督的精神。因為他信然與人相處的處，他隨時隨地發覺到朋友。他專愛好的是自由平等，所以貧富同是好感，無論對黨對黨的程度如何，他的談興一樣的高。他的思想是超時代的，他的言論往往得不到真諦的瞭解。故此地的同事有時未必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是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為人。

鍾先生一生的精神用於宗教和教育事業的當中。宗教是他的轉的，教育是他的工具。他和嶺南大學結成了一體。嶺南是他的骨肉，他是嶺南的靈魂。我們說起嶺南，自然不離他，追念他，也離不了說到嶺南。嶺南教育，鍾先生提倡最早。民國初年他曾向各處勸勉僑胞送子弟回國就學，及在各地設辦備校。不久他在嶺南學校本部附設華僑學校。這道歸國不的僑生，初入校門，必先到校長住宅小住。鍾先生親自訓導，看管如已出。五十年來，我海外僑胞集資開辦實業的得到成功的很少，指責與學的或竭力工景分，或因人事失調，成績亦未甚顯著。惟有指論嶺南的一磚一瓦，由鍾先生經手建設的則海內外同胞有口皆碑。華僑教育是鍾先生的得意之作。鍾先生對國家一件寶貴的貢獻，也可以說是華僑教育。

婦女同學在我國實行報舉的，是在民國紀元前八年，臺灣地是廣東嶺南學校，先由先覺者就是鍾先生。當時第一班或同學只有六七人，鍾先生發所學房舍兩間做宿舍，並務親擔任教。嗣後又派女生赴外洋留學。及經多年的努力提倡，男女同學乃為國人所公認。現在女同胞們對於這一位導師應如何的崇拜呢？

關於教育政策方面，本五六年前政會學堂立案的風潮，現在人們大概還不會忘記的。嶺南學校曾有相當的成績，但學校行政上的喧嘩聲和教員主人

權的大門倒持的流弊，有改革的必要。因為主張嶺南立憲改制之鍾先生得罪了些外國朋友，但為的是國家教育百年大計，和學校的前途，他不識不堅持他的主張。在中美同盟，人間天堂的嶺南，而能堅持這個主張，是值得紀念的。他對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的關係，提倡分工合作，相輔相成。所以他不贊成嶺南設法學院，並要文理各科合併為文理學院，但農工商等學院必須分別成立。當時學生人數雖然很少，仍盡力開展研究工作。他又提倡嶺南開設神道學院，只因經費關係，道學院不及見其成立，他認為他的任務未完成的。一樣事。

鍾先生是一個宗教家和教育家已為人們所共知的了，但我們紀述他的行誼，却先要認識他是一個革命家。前期的國民革命他有很大的貢獻，後期的國民革命他更歷年參加奮鬥。乙未廣州第一次起義的時候，他已擔任籌餉工作。庚子惠州廣州之役史堅如遇難，當時史為嶺南學生，鍾先生為漢文總教習，粵督大捕黨人，鍾先生因案逃亡澳門。他創辦的「可報」，因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被封，後改辦「博聞」，恢復革命宣傳工作。到了庚子，又因亡命而博聞又停辦了！這些都是他對革命初期的犧牲。

由乙未而至丁未，中間十二年，鍾先生與興中會先烈密謀革命，不遺餘力。丁未他以中國學生總代表名義參加世界基督教學生大會，赴日本聯絡革命同志，兼程考察高麗，回國道過北京，天津，應各地青年會演講。詎沿途為直督袁世凱密監視，俟抵保定，旋即被捕，解天津，在囚三十多天。後得廣東同鄉京官及教會長老多人竭力營救，始得脫險。這又是鍾先生為革命奮鬥的一段史實。

民國二年，他在廣東教育司任內，以第二次革命關係，勸濟光附袁叛國，誅劾民黨，革命先遣被過紛紛離粵，趁隙景華被害的時候，高級官長留粵者只有鍾先生一人。最後風聲告急，終於逃亡海外，貧困於檀香山。隨得朋友資助，到美洲各地宣傳革命，在紐約任中國國民黨支部部長創辦民氣報，繼續獻身革命，艱難苦鬥，再接再厲。這更是一件可歌可泣的事跡。

其次，關於改革社會陋習，破除迷信風水，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奴僕等等，一本革命的精神，遠俗獨行，貫徹始終。

一代大儒的鍾先生已歸道山了！他遺給我們一個偉大的模範人格。他的

自職聯已把他的事略和感想吐露了，他的自傳又把他的經驗和哲學寫得完備。他的三十年來的日記再把整個時代和各種關係記述周詳。他的行誼在文字上的記載已夠明確了，似乎毋須我們撰文紀述的。所可惜的是他的自傳和日記目前仍在戰區，未能取出。他死的時候又那麼巧；因港九淪陷，交通斷絕，他病危，我們不能侍候；他逝世，我們又不得恭視遺容；此則望音容已遠，想親弔而無由，海內外同學同志，臨風哀思，依依懷想，不能忘情的，痛念先生之不可復見！

附鍾先生年譜

- 一八六六年 九月七日午時（丙寅）先生生於廣東香山小槐父蓮舫翁母何氏太夫人
- 一八七〇年（庚午）五歲先生隨蓮舫翁寄居香港
- 一八七二年（壬申）七歲先生回鄉開始讀書
- 一八八二年（壬午）十七歲先生舉茂才
- 一八八三年（癸未）十八歲到廣州從遊吳道鑑先生
- 一八八七年（丁亥）二十二歲娶妻何氏夫人
- 一八八八年（戊子）二十三歲設館授徒於廣州
- 一八八九年（己丑）三十四歲 中副榜
- 一八九〇年（辛卯）三十六歲 母何太夫人逝世
- 一八九四年（甲午）三十九歲 中舉人
- 一八九五年（乙未）三十四歲 自力創辦可報結識左斗山鄭士良楊襄南區鳳
- 一八九六年（丙申）三十一歲 剪髮正式加盟入興中會為革命籌餉并辦博

聞報隨又兼辦安雅報為當日革命黨之喉舌

一八九八年 (戊戌) 三十三歲 應格致書院聘 (該院隨由廣州四牌樓遷花地)

一八九九年 (己亥) 三十四歲 在香港道濟會堂洗禮信奉耶穌基督并解放婢妾

一九〇〇年 (庚子) 三十五歲 因史學如炸督署失敗博聞被封先生逃亡澳門格致書院因亦遷澳改名嶺南學堂

一九〇四年 (甲辰) 三十九歲 嶺南學校遷回廣州康樂購地二十餘畝建築木屋校舍

一九〇七年 (丁未) 四十二歲 赴日本參加世界基督教學生大會回程道過北京在保定被捕解囚天津

一九〇八年 (戊申) 四十三歲 任三江水災賣物會總幹事

一九〇九年 (己酉) 四十四歲 來往港粵密謀革命

一九一〇年 (庚戌) 四十五歲 為嶺南學校籌款及為革命聯絡各地同志環遊世界一周

一九一一年 (辛亥) 四十六歲 由歐洲回國參加起義

一九一二年 (壬元) 四十七歲 任廣東省教育司司長

一九一三年 (壬二) 四十八歲 廣州兩龍進城殺害革命份子先生被通逃亡海外先到檀香山

一九一四年 (壬三) 四十九歲 任中國國民黨紐約支部部長同年娶妻何夫人逝世

一九一五年 (壬四) 五十歲 入哥倫比亞大學通儒院研究教育學同年與鍾芬庭女士結婚旋在紐約創辦民氣報

一九一六年 (壬五) 五十一歲 偕夫人回國繼續服務嶺南大學

一九一七年 (壬六) 五十二歲 早為先生提倡國語至時尤力求實現是年并得省長朱慶瀾贊助遷填擴充校舍增置設備

一九一八年 (壬七) 五十三歲 赴馬來亞星加坡等地為嶺南募捐校舍

一九一九年 (壬八) 五十四歲 為擴充嶺南農學院赴潮州漳州考察

一九二〇年 (壬九) 五十五歲 為擴充嶺南農學院赴瓊州考察

一九二一年 (壬十) 五十六歲 勞軍廣西

一九二二年 (壬十一) 五十七歲 為嶺南募捐校舍赴爪哇同年任廣州市參事

一九二三年 (壬十二) 五十八歲 為嶺南農學院募捐先赴仰光繼赴美國

一九二四年 (壬十三) 五十九歲 遍行南北美洲各地足跡所至備受僑胞歡迎

一九二六年 (壬十五) 六十一歲 由美返國處理校務旋任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七年 (壬十六) 六十二歲 嶺南學校發生共濟會風潮工人罷工學校停課兩月為嶺南校史之最大騷動一頁

一九二八年 (壬十七) 六十三歲 辦理嶺南大學立案事宜從此嶺南收歸國入自辦先生任第一任校長同年任華僑教育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九年 (壬十八) 六十四歲 任國民政府僑務局局長同年受聖約翰大學學法律博士

一九三〇年 (壬十九) 六十五歲 增添嶺南設備革新校務

一九三二年 (壬二十一) 六十七歲 十月患肺病核病施手術治療休養至翌年九月全癒

一九三四年 (壬二十三) 六十九歲 為國父紀念醫院籌備事宜赴京籌款

一九三六年 (壬二十五) 七十一歲 開始宣自傳并整理文稿

一九三七年 (壬二十六) 七十二歲 參加廬山座談會留任牯嶺休養繼續寫自傳

一九三八年 (壬二十七) 七十三歲 任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同年卸除嶺南大學校長職務改任榮譽校長

一九四〇年 (壬二十九) 七十五歲 出席參政會後任海防旋因病遷港醫養

一九四一年 (壬三十) 七十六歲 嶺南大學同學為先生祝壽發動百萬基金運動十二月二十六日敵軍闖入藍塘道府邸

一九四二年 (壬三十一) 七十七歲 一月七日上午四時十分病逝香港養和醫院